

庚子清明忆

□周勇

庚子清明，恰逢父亲百年诞辰之日。爸爸是个普普通通的人。晚年他自编文集时对我说，“我一生没有干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壮举，也未留下什么灿烂辉煌的业绩。我是一个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，但我不是职业革命家。解放前住在国民党统治区，我所从事的革命活动，主要是通过我的社会职业来进行的。”

之所以想编个集子，写点回忆录，父亲是希望尽可能地把他的家庭、职业和革命实践记录下来，对漫漫人生之路的陈年流水，作一番历史的回顾，故取名《尹凌文稿》，共十卷。之所以名“稿”，只因为“这可算是我的一部自传，也是我在垂暮之年对人生的总结”而已。因此，他谢绝了有关部门为之公开出版的好意，自费印了十套，分送家族内各家保存。

五年前，父亲安详去世。前段时间，我静心地系统地看了一遍他的文稿，又得新的教益。

不要荒废了时光

小时候，我们最深刻的印象是爸爸常常去解放碑新华书店看书买书，家里到处都堆

满了书。其中有一个箱子是专门为我和姐姐买的，里面装的是整套整套的连环画，《三国演义》《红楼梦》《西游记》《水浒传》《林海雪原》《敌后武工队》《红旗谱》《山乡巨变》，等等，等等，有好几百本。在同龄的孩子中，这是我们最富有的地方。

他对我们的教导就是从教我们背诗开始的。他自己用自己的方式，摇头晃脑、拖声悠悠地读。他也要求我们像他那样背，“月落——乌啼——霜——满天，江风——渔火——对——愁眠……”那时我们并不懂这些诗意，但他那种忘情的样子却留在了我们的心里。

三十年后，我在川大聆听叶嘉莹先生讲唐诗宋词，她也是这番表演，我才知道，那叫“吟诵”。中国古人就是这样来朗读古典诗词的，只有大声地、拖声悠悠地读出来，才能对作品的内容、情意有深入的体会和了解。吟诵之目的不是为了吟给别人听，而是为了使自己的心灵与作品中诗人之心灵，藉着吟诵的声音达到深微密切的交流和感应。

1969年4月，我去彭水之前，妈妈给了我几本书，除《毛泽东选集》外，还有《唐诗三百首》《古文观止》。她说，“这是爸爸给你的，叫你好好读书，不要荒废了时光。”

彭水是个大山区，到了乡下，一切都要从

头开始，首先是生活，挑水、背水、砍柴、舂米、推苞谷面……其次是下地，挑粪、背粪、挖地、薅草、犁田、犁土、打谷子、背斗……身体常常疲惫到极点，心灵也贫乏到极点。读书就成了我忘记苦难，向往美好的唯一选择。

晚上躺在床上，就着煤油灯，翻看《唐诗三百首》《古文观止》。白天，披一件蓑衣，握一把沙刀，巡山“照苞谷”，靠在青杠树上，伴着杜鹃花和布谷鸟，再加上头顶温暖的阳光，让我得以暂时离开残酷的现实，读一读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”“木受绳则直，金就砺则利”的句子，进入中国文学的圣殿。

1970年春节前，我从彭水第一次回重庆时，妈妈带着我去看望父亲。我们已经两年多没见面了，可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却还是之前他托妈妈带给我的那一句：“你要好好读书，不要荒废了时光。”

他还特别给我讲了一遍李白的《与韩荆州书》。那是一文不名的李白初见韩朝宗时写的一封自荐书，既赞美韩朝宗谦恭下士，又毛遂自荐。爸爸特别以《（李）白虽长不满七尺，而心雄万夫》来鼓励我。

一定要从零做起

1979年7月，我参加高考，当年读过的《唐诗三百首》《古文观止》《人民日报》帮了我

很大的忙，让我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四川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。

全家人当然是非常高兴的，但爸爸却有更多的担心。9月7日，我离开重庆前往成都，去川大报到。随后把历史系的课程设置、学习安排等，详详细细地写信向他作了报告。9月20日，他给我写了第一封信，那是一封长长的信。开宗明义就说，“现在，在你的生活史上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。关于高兴和庆贺的话，以前已经说过了。现在主要是应该放在如何学习上面来了。”

他说，大学，应该是“大大地用心以学”，千万不要以为文科容易读，把宝贵的时间白白浪费。不仅要入门，而且要登堂入室才行。

他特别嘱咐我：“一定要从零做起，老老实实地读，把底子打好。万丈高楼从地起，这点千万不要忽略。”写了这封信，他似乎还不放心，专门买了两本专供少年儿童读的历史书《春秋故事》《战国故事》寄给我。他特别指出，“不要认为自己是大学生，少儿读物可以不读，假若那样就不是从零开始了。”

你写的书上了架就决不要下架

川大四年，在魏瀛涛、胡昭曦先生的指导下，我写成了《重庆开埠史稿》，1983年以《重

二叔，人间美景您可知

□李晓

二叔您好！

二叔，在这明媚春日，我给您写一封信，您那里可有一所收信的邮局，一如从前月色下，车马邮件都很慢。我希望这封信，您在清明时节能够读到。想像着您在夜色降临后，趁着西天月光浮动看到这封信的情景，我就忍不住欢喜又忧伤的心情。对了，您的视力还好吧，要不要我给您买一个老花镜？

二叔，这些日子里，我涌起了多少生命的感悟和感动啊，真想跟您倾诉一下衷肠，关于生命与健康，关于离别与珍重。

算一算如果您还活着，今年就76岁了。二叔，您离开人世已9年了，3300多个日夜里，偶有想您的时候，这种想念长成了疯草，铺满在抵达您的路旁。

芳草碧连天的季节，我回了一趟老家，去您的坟墓前看看，只见两只羊埋头吃着坟前的青草，或许是吃饱了，两只羊仰头“咩咩”叫着，似在感激。

二叔，您是我爸的唯一兄弟，您去了，我爸也孤单了，落寞的神情，时常看到他瘫坐在老藤椅上念叨您的情景。我爸早年考上大

学，分配在城里机关做秘书，这成了您的荣耀。您亲口对我爸说：“大哥，我们这个家族，就靠你了！”

我18岁那年高考落榜，您给我去铁匠铺子里打了一把锄头、一把镰刀，鼓励我说：“侄儿啊，只要还有一块土，种地饿不死人，跟我学种地！”但您在内心里又不愿意我一辈子在土里刨食果腹。

在那年夏天轰隆隆的雷声中，我通过公开考试进了乡里做干部。我到乡里不久，您有天提着两只母鸡、一块腊肉来看我。我请您去乡上馆子里喝了一顿酒，您又喝得半醉，送您去赶车时，您一把搂住我大声喊：“侄儿，我们这个家族，就靠你了！”

一晃，我在乡里、城里工作了30多年。您到城里单位看我，见我在办公室里总是匆匆着写材料，有时还是满脸愁苦相。您说：“侄儿，你是文曲星下凡，也好，也好。”看见您空洞的眼神，我明显感觉到您的失望，您是在安慰我。

每次回到乡里老家，差不多见到您总是躺在山梁草地上，眯缝着眼睛望天，不远处，就是老家的山顶机场，飞机从屋顶呼啸而过。

堂弟进城居住后，您跟婶娘还是死活不肯进城，有土地呐，有庄稼呐，有牲口呐，这些

都需要人把守着，看护着。您来城里，常给我带来新鲜的藕、土豆、玉米、红薯、山药，这些都是您在土地里的收成。我搬到电梯楼后，您总是不乘电梯，要扛着担子一层一层爬上二十楼。您说，还是走路安全一些。

9年前4月的一天，您给我送来乡下的蔬菜，见您满身是泥，我几乎是拖拉着把您关进了洗澡间。水声哗哗中，您在搓洗着身上的泥，一条一条粗大的皱纹，在热气腾腾中如蚯蚓在蠕动。满面通红的您蜷缩在洗澡间，笑着说：“侄儿啊，太舒服了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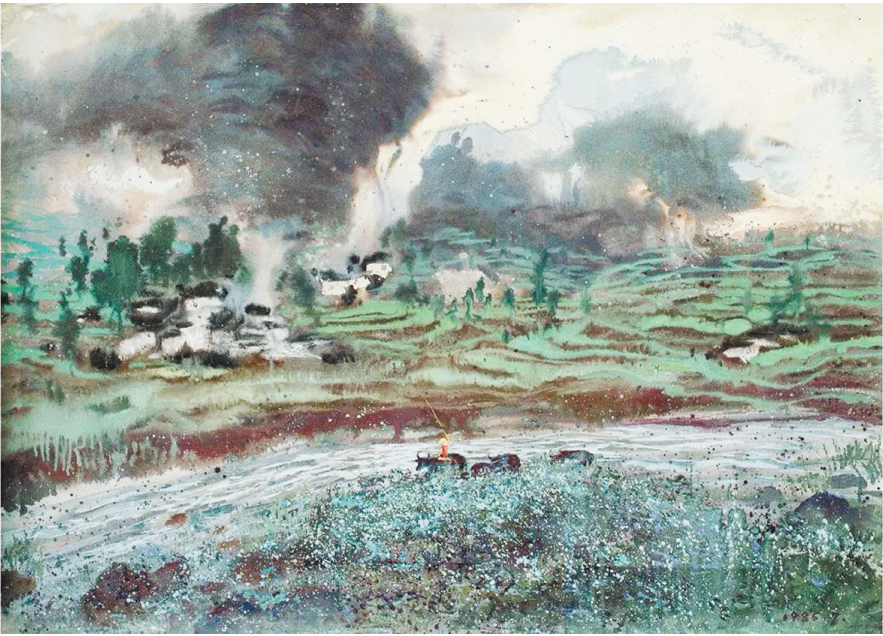
那次您从我这里回去后的第五天，我就接到了堂弟哭着打来的电话：“哥，我爸死了。”67岁的二叔就这样突发疾病，离开了人世间。

二叔，您瘦弱的坟，就在山梁上。而今回到老家，常幻觉您从山梁草地上一下爬起来，笑嘿嘿地招呼我：“侄儿，想吃啥，二叔给你做。”

二叔，人间春光正好，真想拍张春山春水万物生长的照片发给您，这人间值得无限流连留恋。现在，只希望您能在天堂安好，化作一颗星，望着大地亲人，望着人间美景。

愿您灵魂安息！

侄儿于2020年清明前夕



《村童雨中牧》

水彩画 许世虎

老耿师傅

□徐文峰

庚子年惊蛰刚过，老耿师傅像冬眠的小动物一样，探出头，伸下腰，弓着背，忙着擦洗他的“行头把子”——数字电影放映机、银幕、铝皮箱。兴许是热着了，他挥舞着大手，大把大把地抹着汗。

年龄已过知天命之年的老耿师傅，中等个子，微胖，戴着600度近视眼镜。瞥见我来了，他脸上堆起真诚的笑，拍着放映机器对我说：“现在，就等单位一声令下。”

老耿师傅的一生与电影结下不解之缘。他从17岁参加工作开始，一直就在小城电影公司上班，捣鼓电影机器和放电影是他的本行，同时，他还学会了电工技术、电脑操作。之后，他担任电影公司副经理，直到本世纪初公司改制解体。

老耿师傅放弃了很多赚钱的机会，不久又应聘到文化馆上班并兼任惠民电影放映队队长。每月收入3000元左右，他仍然乐在其中。

“这都是一个缘字。”老耿师傅说这话时，我就想赠送他一首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诗：“寒雨连江夜入吴，平明送客楚山孤。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。”

为了惠民电影“事业”，老耿师傅骑着他那破旧的“摩托奔驰”，时而爬山涉水放映爱国主义电影，时而入村进院放映种植养殖影片。

这类“坝坝电影”，都是万家灯火时放映，不分寒来暑往，要忍住住饥渴，更要耐得住蚊虫叮咬。完成任务后，老耿师傅总是顶着满天星斗，在鸦雀静之时，蹑手蹑脚回

庆开埠史》出版。后来连续写了几部学术著作，开始有了一点小小的影响。

爸爸多次对我讲到著书的质量问题，意在给我敲警钟。他说：“我一贯认为，写文章一定要考虑质量，发表更应慎重，要搞就搞好，不要把招牌搞坏了。写文章更不是把自己的名字排成铅字，出名、出风头，而是应如古人所说的立德、立功、立言。望你谨记。”

再有一次是写信对我说的，“不要求急，要稳扎稳打。做学问，要老老实实干。写文章、编书，不是为了出风头，而是以此来促进自己的学习，努力上进。”“一定要有高质量。我常常记住毛主席的一句话‘首战必捷’，第一炮要打响，千万不要粗制滥造。”

再到后来，我写书、撰文似乎顺了许多。但我极少表扬我，还是以敲打为主，有一句话至今不忘：“你一定要立个志向，你写的书上了架就决不要下架。”

这个话我开始也是不懂的。随着阅历的增长，我越来越体会到其中的意味。每到年底，我办公室的那几壁书架总要下架一批书，那是为更重要的新书腾位子。看着有些曾经喧嚣一时、大红大紫的书，被无情地下架了，我才愈加体会到爸爸这个话的意味。所以，后来我每著、编一部著作，写一篇文章，总要心里掂量一下，到底价值几何，会不会被下架。这让我少出了一些次品。

现在，我退休了，顺利地开始新的习学人生，开始我们幸福大家庭的新生活。“你写的书上了架就决不要下架！”

父亲敲的这个警钟，管用！

家的回归

□戴馨

数月前，我去了一趟贵州省桐梓县羊墩镇的高山村。

出发没多久，沿着五六十度的陡坡爬上万盛石林镇白花村，先前还迷失在浓雾里的车子，从云端一下子坠回凡尘。1300米的海拔，空气格外清新，近处的房屋，远处的山峦，全被拢入怀中。

前方，是渝黔交界的鲤鱼河谷。车如小舟，在峰与峰间的波谷穿行。大娄山脉层峦叠嶂，依然清峻。下至半山腰，炒油路一下子断了。坑坑洼洼的碎石路面，磨得轮胎“嚓嚓”作响。几束阳光如探照灯，穿透云层投射在芒草挥舞的花架上一片迷蒙。

再行十几分钟到达谷底，过鲤鱼河，便是桐梓县羊墩镇的地盘。大家是应亲戚之邀去羊磴镇高山村做客的，从万盛过来要花一个多小时，好不费功夫！

羊磴界是这两年才通的车，路面相当平整。以前高山村深藏在大山间，人们生活条件极其艰苦，因距离万盛比羊磴近，所以之前的20年里，160余户村民陆续把家安到了万盛，今天请客的主人家也不例外。

车刚停稳，主人两兄弟就迎出门来，笑容可掬，连连称谢，倒像他们是客人。

坐在院坝打量，好一块宝地！院子座落于半山腰，背山面谷，前方有梯田、树林，可远望远处的山峦，视野极广。回望房屋后上方，却有片倾斜的老房子，黄土墙，青砖瓦，引起了我们的注意。趁着没开饭，一行人好奇地顺着小路去一探究竟。

站在偌大的院子里，野草齐齐脚踝，瓦